

真與愛的循環：解讀《在真理中實踐愛德》

房志榮

前言

是「在真理中的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 通諭)，抑或是「在愛德中的真理」(Veritas in Caritate: 弗四 15)？其實都可以，都是說愛和真必須兼顧，缺一不可。(註一) 只看通諭綱要或評介，(註二) 都不易體味到這一通諭的現實性及其力度，而必須細心地，並有耐心地讀完這五十多頁的全文，才會發覺它是一道釘砒時弊，指導全球化的適時文獻。

真理和愛德不是二擇一的選項，而是循環周

轉，互為表裡的。其實，這是「自古皆然」。由天主聖言說起，上述的弗四 15-16 是個顯明的例子。另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聖奧思定的名句：「哦，永遠的真，真的愛，愛的永恆啊！」(註三) 除了真和愛以外，這裡聖奧思定還加上一個「永恆」，他用這些循環句子來稱讚天主，與天主作親切和仰慕的對話，十分恰當，因為天主就正是那個永恆的真，永恆的愛，人只有在祂那裡得到永恆的真，永恆的愛時，才得心滿意足。

無巧不成書，本通諭的執筆人教宗本篤十六世

是熱愛聖經和熟讀聖奧思定著作的學者。訪問過他的記者海林 (Seewald) 說，有人問過他，「如果你落到一座荒島，只許你攜帶兩本書，你會答說，那就是聖經和聖思定的《懺悔錄》。」(註四) 這多少能說明，他的第三道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以下簡稱「新通諭」)，是以聖經和教父為根據和啟發的，再加上他以教宗身份回顧一百多年來的羅馬教宗所寫的教會社會訓導，這樣本通諭的基本素材就有著落了。

新通諭的結構，因為要把教會傳統與目前全球化的世界複雜狀況對比，全文共有六部分。這樣長的文件，不容許仔細解說，不如由每段提出為我們較有啟發性的觀點和說法來略予講解。

導言：一至九號

1、這九個號碼(註五)的篇幅，把本通諭的兩個關鍵詞：「愛」和「真」逐步說清楚。耶穌基督以他的在世生命，特別藉他的死亡和復活為這「真理

中的愛德」作了見證。這真理中的愛德，是每個人和全人類，「真實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一動力的根源是天主：永恆的愛和絕對的真理。衛護真理，謙虛地、心悅誠服地說出，並以生命作見證，是實踐愛德不可替代的嚴格要求。人都體驗到內心的衝動，要真實真實地去愛；求愛求真的衝動不會從人心裡全然消逝，因為是天主在每個人心裡和腦海中種下了這一「召命」(聖召)：求真、求愛。

2、愛德是教會社會訓導的「大道」。愛德不僅是微觀關係的原則(親朋、小團體)，也是宏觀關係的原則(社經、政治)。因為一切都來自天主的愛，這愛形成一切，也是一切的終向。愛是天主賜給人類的最大禮物，是祂的許諾，也是我們的希望。但是，愛的意義容易被扭曲、被挖空(過去如此，今天亦不例外)，因此必須把愛德與真理連在一起，不只朝著聖保祿所指的方向「在愛德中的真理」(弗四15)生活，也朝著另一個互補的方向「在真理中的愛德」，就是要在愛的「召命」(economia)中尋找、

遇見、表達真理。反過來，愛德也須在真理之光下來了解、評估、實踐。用真理光照愛德是對愛德的服務；反之，愛德賦予真理以可信度，讓真理在社會具體生活上有說服力和誠實面貌。

3、只有與真理緊密連結，愛德才能光芒四射，真實地活出來。因為真理是光，這光讓愛德的原意和價值顯露出來。真理的光同時是理智的和信仰的。理智和信仰使人的理性領悟有關愛德的本性和超性真理：採擷其給予、接受，和共融的意義。沒有真理，愛德會滑向感情主義，所謂的「愛」成了空殼，可任意用什麼東西填滿。不講真理的文化，只講愛，就會冒這種致命的風險：淪為主觀的感受和主張的玩偶，浪用、扭曲「愛」字，直至讓它指謂全然相反的對象。真理使愛德擺脫感情用事的狹隘，避免個人和社會關係缺乏內涵。另一方面，也不讓愛德陷於「唯信主義」(fideismo)，使愛德缺少人情味和普遍性。愛德藉著真理反映對聖經中的天主的信仰有其個人的面向，同時也有其公眾的面

向，因為聖經的天主是愛也是言 (Agape e Logos)，是愛德，也是真理。

4、充滿真理的愛德，使人能體會它的豐富價值，這些價值是可以分享和共融的。事實上，真理本身是「言」(logos)，言創造對話 (dialogos)，對話就是互通和共融。真理使人走出自己歷史和文化的限制，而與事物的本質相遇，並評估其價值。真理打開人的理性，使它與「愛之言」(logos dell'amore) 結合：愛之言無非就是基督信仰所宣講和為之作證的愛德。在目前的社會和文化的脈絡裡，蔓延著一種把「真」相對化的趨勢。在這種脈絡裡，把愛德在真理中活出來，可以讓人了解，忠於基督信仰的價值觀，為建立一個和諧社會，並從事真實的全人發展，不但有用，並且是不可或缺的。只講愛德，不顧真理的基督宗教，不會給天主一個在人世間應有的真實位置。不講真理，愛德會降級為一個狹窄的私人關係圈，與普世人類發展的計畫和進程無關，也談不上知和行的對話。

5、愛德是賜與的和接受的愛，是恩寵 (charis)，它的源頭是父在聖神內對子的源泉之愛。這愛由子降到我們身上，是造我們、救我們的愛，是贖回的愛，我們藉以重新被造。基督啓示了、並實現了這愛（參若十三二），而這愛「藉著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羅五五）。人是天主之愛的受惠者，而成爲愛德的主體，他們的使命是自己也作恩寵的工具，把天主的愛擴散開來，結起愛德的網。

教會的社會訓導就是回應這個賜與的和接受的愛的動力，是在社會事務上的「真理中的愛德」：把基督愛的真理向社會宣布，這訓導是愛德的服務，也是在真理中的服務。在歷史中，真理保存並說明愛德的拯救力量。真理同時是信仰的和理性的，這兩個認知範圍既有別，也相偕 (sinergici)。社會的福利和發展，解決困擾人類的社經問題，都需要這一真理。更進一步，必須愛這真理，爲這真理作證。沒有真理，不信、不愛真，不會有社會良心、社會責任，而社會行動成了私人利益和權力較量的工

具。其結果是社會的分崩離析，特別是在目前的全球化的路上，及不景氣的現況中。

6、「真理中的愛德」是教會社會訓導的核心原則。在社會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此原則特別指出兩個倫理行動的方向：正義和公益。每個社會有自己的正義系統。愛德超過正義，但不能沒有正義。愛德是把「我的」給他人，正義是把「他的」給他人。在把我的東西給他人以前，先該把本是他的東西給他。換言之，誰以愛德愛別人，首先應該對別人公道。可見，正義是內在於愛德、與愛德分不開的。愛德超過正義，並以給和恕的邏輯 (logica del dono ed del perdono) 使正義完備無缺。「人間城市」的進展，不僅靠權利和義務的關係，也依靠而且先靠「無酬」、慈悲、共融的關係。連在人際交往上，愛德也常暴露天主的愛，愛德給與人間一切推動正義的努力一種神學和救恩的價值。

7、下一步是鄭重考慮公益問題。個人的福利外，還有多數人群團居生活的福利，就是公益。關

心公益並為之效力是正義和愛德的要求。就像為正義而努力一樣，尋求公益的努力也與天主的愛接軌，為這愛作證；這愛在現世操作，而又在準備永生。人在世的行動，如果有愛德給予啓發和支持，有助於天主之城的建立，人類大家庭的歷史正向這座大城邁進。天主之城給人間城市一個統一與和平的形態，使它多少預告天主無柵欄的城市。

8、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六七年公布《民族發展》通諭，以基督的真理之光和愛德之火，照亮了民族發展的大題目。他肯定，發展的第一和首要因素是宣告基督，並交代我們，全心全智踏上發展的大道，就是說用愛德的熱誠和真理的智慧。天主之愛的原初真理，作為恩寵賜給了我們，是這個愛的真理打開我們的生命，朝著「禮物」（給予）開放，這樣才能希望達到一個「全人的發展及全人類的發展」，必經之路是「由不夠人性的條件走向更人性的條件」，一路克服不可避免的許多困難。

四十多年後，教宗本篤十六世要遵循保祿六世

的訓導，把人的整全發展落實在目前的現實上。這一現實化的過程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開始的。他為紀念《民族發展》公布二十週年（1987），寫了《社會物務關懷》通諭。在此以前，只有《新事》通諭（1891）受過這類的紀念。又過了二十多年，本篤十六世深信《民族發展》可視為今日的《新事》通諭，它可照明人類走向合一的路。

九、世界逐步並廣泛邁向全球化的此刻，「在真理中實踐愛德」是教會的一大挑戰。我們這一時代的風險在於人跟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互相依賴，跟不上良心與理智的倫理互動，而這倫理道德的互動才能為真實的全人發展催生。只有藉著被理智和信仰照明的愛德，才能達成一些更合乎人性及更人性化的發展成果。真實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和資源分享，不只靠技術進步和利益關係，也靠愛的潛力，愛會以善勝惡，（羅十二21）並解開良心和自由意志來開誠相見。

教會沒有技術方略可貢獻，也毫不企圖插足國

家政治，但她有一個真理的使命，需要達成：不論何時何地，催生一個與人相稱的社會，一個與人的尊嚴和召叫相稱的社會。沒有真理，人會只憑經驗或滿腹懷疑地看生命，實踐乏力，徒喚奈何，因為他無意把握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而無從評估生命，指導生命。忠於人性要求忠於真理，只有真理是自由的保證（若八 32），和全人發展的可能的保證。因此，教會追求真理，不眠不休地宣揚真理，哪裡有真理顯露，就予以承認。這一個對真理的使命教會無法放棄。教會的社會訓導所特別宣告的無非是：這訓導是為真理服務，真理會解放我們。這訓導向真理開放：無論從哪個知識領域來的真理，教會都予以接受，把所發現的支離破碎小塊併成整體，再傳給人民及民族社會日新月異的生活形態裡去。

第一章 〈民族發展〉通諭的訊息

四十年前保祿六世發表的〈民族發展〉傳遞的訊息就是愛德和真理，今天依然有效。有關發展問

題，首先是由宗徒信仰出發，這信仰是既老又新的遺產，無此，發展成了純粹的社會運動。(10)（註六）發展通諭公布於梵二之後，發揚梵二精神，闡明兩大真理：首先，教會的所是和所有，無非是在愛中促進全人的發展；另一真理是，人的真實發展該是全面的：不可關閉在今世歷史裡，不可不向永生開放，否則人沒有勇氣尋求更高的善。人不得只靠自己，還需要天主。(11)

〈民族發展〉通諭與梵二大會並不造成教會社會訓導的斷層，而是同一的訓導，前後一致又推陳出新。「一致」不意味關閉在一個系統裡，而指忠貞和活力，迎接任何新的光照。教會社會道理建立在宗徒和教父的基礎上，然後由歷代聖師們（*Patres et Doctores Christiani*）接受和深究。終於達成使人作「新人」，充滿愛德，正義與和平的社會訓導。(12)

〈民族發展〉通諭與保祿六世的整個教導密切相關。他強調為建立一個自由、正義的社會，及由愛啟發的文化，福音有其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他清

楚了解社會問題的全球化，及人類合一與基督信仰的各民族形成人類一家的大道理。他指出發展的核心理念是基督信仰的社會訊息：愛德是發展的主要力量。(13) 保祿六世認為，把科技進步絕對化，或浪漫地想回到人類原始狀態的烏托邦，都不可取，因為二者由相反的方向，把進步與其倫理道德價值隔開，而推卸了人的責任。(14)

另外兩道保祿六世的文件，雖不直接講社會道理，但為人的全面發展也很重要，值得閱讀，就是一九六八年的《人類生命》通諭和一九七五年的《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宗座勸諭。(15)《民族發展》通諭中說，發展是聖召，是天主的召喚，一個不回絕對者（天主）開放的人文主義是虛有其名的，開放就是承認有這聖召，這聖召給人生命真實的內涵，一切有關發展的自由、真理和愛德，都與此有關連。

(16) 聖召要求人自由的和負責的回應。(17)

此外，人的發展還要求真理。保祿六世說，真實的發展該是整全的發展，即整個的人和全體的

人。基督信仰指明，人的價值是無條件的，人不停成長的意識。基督信仰關懷發展，不講特權，不看權勢，甚至不靠信徒的功勳，而只靠基督，以基督為人類整全發展的指標。發展的真理在於整全：若不是整個的人，若不是全體的人，就沒有真實的發展。(18)《民族發展》通諭還指出愛德的重要：發展落後主因不在物質，而在人的意志，思想，記憶：不願、不想、不記得人類一家，互為兄弟姊妹。不過，須靠基督長兄才能聚天下為一家。(19) 保祿六世還力言改革的急迫性：在真理中的愛德，也就是「基督的愛催促著我們。」(格後五14)(20)

第二章 我們這時代的人類發展

四十多年前，保祿六世所提的經濟、社會、政治問題，今天有增無減。特別是目前的金融風暴清楚指出，專以利益為目標，不擇手段，不顧他人，已行不通。這一危機卻可成為分辨和新策劃的轉機。(21) 今天的發展圖像是多重心的，世界的發展

圖像也是多重心的。世界財富數字提高，但貧富差距亦擴大。腐敗和違法遍佈富國與窮國。富國有時過分維護智慧財產權。(28)不少地區發展迅速，但只在經濟和科技上。一九八九至九一年間東歐集團的解散留下很待解決的問題，(29)今日經濟和社會發展已超越國界，不易受政府控制。政府權力必須重新評估，建立新的國際權力和人民力量。(24)

從社會方面看，權利保護和福利系統已感疲憊，且會加劇。全球市場引發各國競爭，因而社會安全網減少，危及工人權益，工會也感無力。勞力移動有其好的一面，但也造成生活失衡，人格受損。(25)文化方面，互動的可能大增，但文化交流的商業化有雙重危險：一是文化折衷主義，不分彼此，可以互換，而養成相對主義，失去文化間真正的交談。另一危險相反，是文化平頭主義，任何生活態度或風格都好。二者相同的是都把文化與人性分開，結果使人被奴化或被利用。(26)世界很多貧窮地區生命仍無保障，特別由於食糧和飲水的缺

乏。這方面，國際組織尚有許多改善的空間。(27)

今日發展的明顯面向之一是「尊重生命」主題的重要性。這和民族發展分不開，又和貧窮及落後概念相連。墮胎、人口控制視為進步，多次也有政府的推波助浪。其實，接受生命是真實發展的核心。

(28) 否認宗教自由的權利也妨礙發展。以宗教名義發動戰爭固然不當，冷漠宗教或推行實際的或理論的無神主義，也和民族發展的真切需要大相逕庭。(29) 為各民族的真实發展，也須整合人類知識的各個層面。有時認為發展要求共同行動，但這行動該有方向，知識該以愛德來調和。盲目的動，動無知，知無愛都徒勞無功。(30) 科學研究和倫理評估應同時進行，愛德可使科際（信仰、神學、形上學、科學）合作，和諧一致。(31)

發展日新月异，急需有「新的解決」，愛德將會發現各種新的可能及其間的「幅合性」(convergenza)。影響全身的貧富不均的增長，不只腐蝕社會團結，且因「社會成本」的消耗，也會危害經濟策劃本身：

失去可信度和互信，不再遵守不可或缺或公民守則。經濟學告訴我們：結構不穩導致反生產和人力資源的浪費，工人只知一味適應，毫無創意。此外，把文化縮減到科技一面，短期有助增產，但長期會阻礙互惠和合作。在經濟和社會考慮上，必須分清長期與短期的不同。調低工人權利的保障，不設法重新分配利潤，必定妨害長期的發展。地球的環保，人類文化和倫理道德遍佈世界各地的危機，都要求對經濟及其目標作新的和更深入的反省。(32)

《民族發展》通諭的基礎主題，在四十年後的今天還是現實的，且因目前的財經危機顯得更尖銳。有些原因已在該通諭中指出，尤其當時開始現身的全球化，今天已來勢洶洶，必須用真理中的愛德予以領導，創造「愛的文化」。(33)

第三章 友愛、經濟發展及公民社會

新通諭要人面對一個令人震驚的經驗：收受禮物。無酬（白給）以多種形式出現在人的生命中。

人是為禮物受造的，這說明並實現人的超越向度。但因原罪，人忘了這一切，長期以來也在經濟場合顯露其惡果；強調經濟獨立，不必受倫理規範的影響等，把人推向浪用經濟的毀滅之路。反之，在認知上，真理不是我們生產的，而是探索和接受的。真理如愛德一樣，不是來自我們的想像或意願，而是加諸人身上的。經濟、社會、政治的發展，都需要「不求償的原則」，作為手足之情的表達。(34)

市場應受所謂的「交易公義」的一些原則管制，而教會社會訓導一直闡明「分配公義」和「社會公義」的重要性。只講價值對等原則，市場無法產生為正常運作所需要的社會團結。沒有內在的團隊精神和互信，市場不能充分發揮其經濟作用。今天這一互信很缺乏，是社會的一大創傷。(35)經濟運作只用商業邏輯無法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必須有政治團體將之導向目標，就是公益。把經濟運作與政治措施分開，以求重新分配來追求正義，會引來嚴重的不平衡。在此，無酬的原則和禮物的邏輯，

作爲手足之情的表達，可以並應該在正常的經濟運作中有其地位。這同時是愛德和真理的要求。(36)

教會社會訓導一直堅持經濟運作的每一階段都該顧到正義。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裡，合約式、即平等互換的邏輯佔優勢，但直接或間接地也顯示出來，必須引進其他兩個邏輯：政治的邏輯和禮物的邏輯，這二者都不要求對等。(37)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百年》通諭中已指出三頭體系的需要，即市場、國家和公民社會。他看出公民社會是最適合無酬經濟和手足關係的場合。但他並無意否認另一個場合行此無酬經濟的可能。在全球化的今日，經濟運作已不能不顧到無酬，否則連正義也顧不到。在真理中的愛德意味讓一些經濟事業，除了牟利外，能超越對等互換的邏輯，不以牟利爲最後目標。(38)

《民族發展》通諭曾要求塑造一個涵蓋所有民族的市場型態，不僅是富有國家。《新事》通諭更早已這樣說。今天這已不夠，而要求全球經濟提高無

酬的配額和共融。無酬市場不靠法律，而靠甘心奉獻的個人和公民社會。(39)目前的國際經濟型態嚴重地扭曲和空轉。最大的危險在於企業被投資者一手控制而減低其社會價值。工作和科技新知是普遍的需，但不可只爲了優惠的條件而轉移。(40)在此脈絡裡不妨關注到，企業經營本有的意義外，還該常攝取多重意義。長久以來，市場與國家二元操作，使人習慣於私人資本型，和國家指導型二種企業型態。其實還有其他可能，主要是來自許多超經濟的動機，專業外還有人文等面向，究竟工作是人行的行爲。同樣，政權也有多重的意義，生產秩序外，也該顧及人的許多層面。(41)

不可以宿命論的看法使全球化脫離了人的掌握，而該不斷激發文化的、人格的、共融的方向導引全球整合的進程，並朝著超越開放。全球化本身無所謂好壞，全看人如何導引它。人不該當犧牲品，卻要作主角，在愛德和真理的陪伴下，明智地、理性地前進。不然，也會給全球帶來災殃。(42)

第四章 民族發展、權利與義務、環境

「人類的連帶責任是恩惠，也是責任。」（《民族發展》，17）今天許多人卻只看權利，不管義務。或爭取自己高享受的權利，卻無視許多人被奪維生的權利。事實上，責任使權利得以鞏固。如果權利只以人意為基礎，便可隨時更改，而使天理良心無所適從，國際組織也不再具有客觀和不變的權利須維護。分擔責任本來比爭取權利更激勵人心。（18）在談義務和權利時，人口增長是一重要問題。把人民增加視為發展落後的主因是不正確的。富有國家出生率銳減是一及時的警告。當然，負責任的生育也是應該的。教會關心人的真實發展，力主在性生活上尊重人本價值。（19）

回應人性的倫理要求，反而有利於經濟計劃，因為經濟有賴倫理，才能正常運作。教會的社會教導能有特殊貢獻：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因此人格有其不可侵犯的尊嚴，自然倫理規則也有其

超越價值。經濟倫理不可不建在這兩大支柱上，否則反倫理的經濟計畫也會通過。（20）至今慣有的營利與非營利企業的分野，現在已不符合全盤事實，也不能有效地指導未來。因為有些以大眾利益為目標、所謂公民或共融企業，已架構成廣大的新勢態，有私人的，有公家的，不排除營利，卻以利潤為工具，以達到人文社會的目標。（21）

這類企業也該在那些未入全球經濟圈的地區實施，以正確的連帶責任概念推行權利及相應的責任。在十預發展時，必須堅守「以人為本」的原則，人是負責發展的首要主體。發展藍圖該有伸縮性，受惠者該直接參與策劃和行使，同時運用前進及陪伴的準則，因為沒有到處有效的萬靈丹。國際性的合作需要有人分擔經濟和人文發展的進程，以臨在、陪伴、培育和尊重來參與。在此，國際機構須自問，他們的官僚管理方式是否太奢侈，使得去幫助人的官員消耗大量該用在發展上的經費。為挽救這點，各機構的營運操作必須徹底透明化。（22）

發展跟人和大自然的關係密切相連。大自然是天主賜給大家的禮物。善加利用是我們對窮人，對未來世代和對整個人類的重責大任。一旦把大自然、特別是人，視為偶然或宿命論的結果，良心上的責任意識會減退。信神者卻承認大自然是天主創造的美妙結果，人可用來滿足自己的合理需要。大自然是天主真和愛的計畫的表達，是祂給人的生活氛圍，向人述說造物主及祂對人的愛。(48)

在環境問題上，能源問題應該關注。有些國家和企業貯藏不能再生的能源，大大阻礙一些窮國的發展。這些地區薈集的自然資源又在國內外被剝削爭奪，造成死亡、破壞和墮落。高度發展的國家用今天的科技本可減低能源急需。(49)能源的全球責任擴及整個受造界，不可讓將來的世代一無所有。(50)人怎樣對待環境，就怎樣對待自己。這要求現代人嚴肅反顧其生活格調，是否太偏於享受。傷害連帶責任就是傷害環境，反之亦然。教會有責任維護受造界，並公然使這責任落實。有決定性的問

題是社會的整體倫理姿態。(51)真理和愛德不能生產，只能接受。其來源不是人，而是天主，即我們所信愛的是真又是愛的天主。(52)

第五章 人類大家庭的合作

人能感覺到的最深貧窮之一是孤獨。仔細看去，其他的貧窮都來自隔離，不被愛，或不能愛。許多貧窮多次來自人拒絕天主的愛，或人悲劇式地關閉在自身內。人孤獨時就被隔離，而不想承認自己的根(天主)時，就脫離事實。今日人類比以往更多互動，應把這一天涯若比鄰轉化為真正的共融。各民族的發展全在於是否認定人類一家。人類一家並不淹沒個人、民族、文化，卻使他們互相透明，在差異中彼此關連。(53)這一視角在三一奧蹟上得到照明。天主三位作為純關係是絕對一體。三位的互相透明是圓滿的，三位的聯繫是整個的。天主也願我們加入這個共融的事實。教會是這一體體的記號和工具。(54)

基督信仰所啓示的人類一家，立足於一個對「人」的形上學解釋：相關性是基礎因素。別的文化 and 宗教也教導手足之情與和平，但也有宗教和文化表態，不完全接受愛德和真理的原則，不努力促進共融，只尋求個人的舒適。宗教折衷主義也是分散和懈怠的製造者，全球化的一個可能惡果就是鼓勵折衷主義。信仰自由不指謂宗教冷漠或所有宗教相等。分辨是必要的，其準繩是愛德和真理。「全人和全人類」也是評估宗教與文化的標準。(55)

宗教對發展的貢獻在於神(天主)有祂的位置，連在公開領域亦然：文化、社會、經濟，特別是政治。不許公開宣告信仰，不讓信仰真理型塑公開生活，會給真實發展帶來負面效果。不讓宗教公開，或反面的宗教基要派，都阻撓人的相遇、合作，和人類的發展。理性常需要信仰予以淨化；反之，宗教也須理性來淨化，好能顯出宗教的真實的人性面貌。(56)信仰與理性的交談能使社會愛德工作更有效，並搭起一個信者與無信者合作的框架，以分

擔促進人類正義與和平的工作。這一合作的愛德表達和指導準繩是輔助性(subsidiarity)的原則。(57)

輔助性原則又與連帶責任(solidarity)原則緊密相連。前者沒有後者會淪為社會偏頗作風，後者沒有前者使社會援助呈現父權面貌。這一規則也適用於國際性的發展支援上，以免受助人民不得自立，或在本國內繼續受到剝削。發展的最大資源是「人」，人是許多窮國的真正資本；這些人使讓他們的國家有自立的一天。(58)發展上的合作不限於經濟向度，而該轉為一個文化與人文相遇的大好機遇。窮國或富國，如果對自己和別國的人文價值不投以關注，不會有深刻的交談。高科技的國家不該忘懷使他們達到目前高度的那些傳統德操。(59)

在尋找目前經濟危機的解決之道時，幫助貧窮地區發展，應該視為給大家創造財富的適當工具。支持一些尚在起步階段的民族從事發展，是有高價值的援助計畫，連在世界經濟上也有正面影響，可改善社會服務，可減少浪費和官僚作風等。所謂的

稅收輔助原則，可容許公民決定他們給國家納的稅，有多少百分率可用於發展資金。(80)國際層面上的連帶責任，特別要求繼續推進接受教育的可能，不僅是工作的培訓，更包括人的整體培養。觀光業是一個具體實例。旅遊是經濟發展和增益文化的有利因素，但也能成爲剝削和墮落的機會，如性旅遊等。(81)

與人的整全發展有關的一個現象，是各地的移民潮。這一現象因人數及問題的眾多使人印象特深：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問題，對各國和國際都是很大挑戰。(82)下一個問題是貧窮與失業之間的直接關係。這一方面，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零年已提過建立「一個支持尊嚴工作的全球聯盟」。(83)反省工作主題時，不能不記起聯合工會的迫切需要。教會常鼓勵、支持工會，現在又有新的遠景，如工作者與消費者的衝突，工會與政治的不同角色和運作，維護被剝削工人權益的方式等。(84)

財政本身，在被人誤用和傷害實物經濟後，該以革新的結構和運作方式，回歸其爲生產財富和發展的工具。整個財政的目的是支持真實的發展。聰明的愛心會找到有遠見又公正的途徑，就像儲蓄合作社的許多經驗所顯示的。儲蓄者的責任，小型財政經驗(如開當舖)等有助避免高利貸。(85)全球連線造成一個新政治力量：消費者及其協會。這一現象有待深究，因它有值得鼓勵的正面因素，也有須避免的過度要求。必須在意的是採購，除了是一個經濟行動外，也是一個倫理行爲，人花錢該負社會責任。(86)

全球互賴的步伐不會停止，經濟蕭條也是全球性的。聯合國必須改組，國際財經結構也須重塑，使得萬國大家庭的概念能落實。另一個急迫的需要，是找到創新的方式來實踐「保護貧窮國家的原則」，並讓窮國在公眾決策上有真實的參與。這爲作政治、法律、及經濟上的協調是必要的，好能加強、指導國際合作，促成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發展。爲此，

必須建立一個世界性的政治權力，一如二十世紀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一度提過的。(67)

第六章 民族發展及科技

各民族發展的主題與每一個個人的發展密切相連。人的天性本就趨向自我發展。不是機械式的自動發展，因為每個人知道他自由和責任。人的自由卻受限於他的存在和限度。無人能隨意塑造自己的良心。我們都在接受的「自我」基礎上建立一個「我」。任何人不但不能擺布他人，也不能擺布自己。人如果妄想單獨為自己的一切負責，他的發展會降級。民族發展也是如此。(68)今天的發展問題脫離不了科技進步。科技是人的事，與人的自立和自由相連。在科技上顯出精神高於物質，神不作物的奴隸，而能輕易舉心向上，朝拜、瞻仰造物主。(69)

科技發展能帶進科技自足的概念，就是當人只問「如何」，不問「為何」時。其實，有很多的「為何」推著人行動。因此，科技有兩幅面孔：一方面

科技來自人的創造力，作為他自由的工具；另一方面能把科技懂成絕對自由的因素，即一個擺脫事物本有的限度的自由。全球化的進程能把科技代替各種意識型態，讓科技也成了一個意識型態。這樣使人類著被關進一個「先驗」的牢籠裡(*vinculus certus un a priori*)的危險，而不能與生存和真理相遇。培養使用科技的道德責任是一個迫切的需要。由科技的魅力，走向重獲自由的真實意義之路，不沉醉於全然的自立，而從弄清人自己是什麼開始，答覆存在的呼喚。(70)

有的科技心態的偏頗，顯露在發展和追求和平的技術化上。民族發展每每視為財政工程問題，如市場開放，稅賦減低，生產投資等，總之，是純技術的問題。上述各個領域固然都重要，但還得問，這些技術性選項為何至今成就不彰？可見必須探究更深的理由。發展總不會全靠自動的、沒有「人」參與的力量。沒有正直的人、財經家、政治家，以至大家本著良心回應公益的要求，不可能有真實的

發展。一旦技術絕對化佔優勢，會把目的和方法混爲一談。技術交流固然加多了，但圈外人毫不知情，也無解放可言。(71)

有時和平被視爲技術的產品，是政府之間協定和有效經濟支援的成果。這一切都需要，但爲了長治久安，一切都須植根於生命的真理上。必須與許多無名氏的努力接軌，推動民族間的相遇，本著愛和彼此的了解贊助發展。在這些獻身於發展及和平的人中，基督徒大有人在。(72)與技術發展相連的還有無所不在的社會傳播媒體。今天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媒體的人類家庭。媒體不會是中立的。說媒體只是技藝，事實上是經濟的打算，甚或受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操縱。媒體影響人的視聽極大，必須注意反省其在文化道德、民族全球化及發展上的功能。媒體的主要目標該是促進個人及民族的尊嚴，接受愛德的激勵，爲真理服務。(73)

今天，科技至上與人倫道德責任之衝突的首要戰場，是「生物倫理」(Bioethics)。在此，人的整全

發展的可能性受到徹底的挑戰。這是極敏感的場域，其上凸出一個基本問題：人是自己的產品，或人有賴於天主。二者必須選其一。不過，關閉在自身的科技，其推論是無理的，因爲它決然否定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向超越關閉自己所遇到的困難是無法想像，如何從無中生出生存有，理性又如何出自偶然。在這類關鍵性的問題上，理智和信仰互相扶持，二者攜手，才能把人救出。理性沒有信仰，只讓科技拖著走，會在幻想「人是全能」中迷失。信仰沒有理性，會目外於人的具體生活。(74)

今天，社會問題基本上已成了人學問題。就是說，不只對人的概念，連對人的操縱方式也不同了：生物科技日益把生命放在人的手裡。試管嬰兒、胚胎研究、人造人，及配交人種等一一出現，形成一個無所畏懼的文化，以爲一切奧秘都已揭露，因爲人已探查到生命的根。可惜的是使人不安的遠景及「死亡的文化」所配製的催死新工具，絕不可輕視。普遍施行的墮胎禍害外，不久將會系統性地計畫優

生生育，而另一端又養成安樂死的想法，同樣浪用生命主宰權，誤認某些條件下，生不如死。令人驚愕的是今天的人任意設定配受尊敬的對象：為一些無關宏旨的小事怒氣填胸，面對另一些慘無人道的不公不義卻無動於衷。(75)

現代科技精神的一個面向，可從它對內心生活的看法得知：只看心理的層面，甚至減縮到神經的一面。這樣倒空了人的內在性，而把人靈本體的統一性意識也就漸漸失去了。發展問題與對人靈的觀念緊密相連，不可把人的自我化約為純心理，也不可把靈魂健康與感情舒適相混。這類化約來自對靈性生活的深度誤解，也來自不認同個人和民族的發展，也有賴於解決靈性性質的諸多問題。發展除了物質的成長外，也包括靈性的成長，因為人是靈魂和肉身的合一體，這來自創造者天主的愛，並被預定活到永遠。(76)

科技至上的絕對主義，無力看到那些不能用純物質解釋的事物。然而沒有人不體驗到生命中的許

多非物質和靈性的東西。認知本身不僅是物質行為，因為所認知的對象常隱瞞一些經驗以外的面向。人的一切認知都是一個小奇蹟，總無法以所有的物質工具全然解釋清楚。每項真理含有比我們期待的更多內涵，而我們所接受到的愛也常使我們驚愕不止。個人和民族的發展，如果注視其靈性的一面，也是如此。這要求我們有新眼光，新胸懷，以勝過人間事物的物質視野，而透視發展上科技無能達到的新高點。這樣才能追尋人的整全發展，這一發展有賴真理中的愛德所給的方向和推動力。(77)

結論

新通諭第七十八號寫道，沒有天主，人不知往何處去，也不知自己是誰。面對當前許多幾乎令人失望的大問題，幸虧有耶穌的一句話提醒我們：「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十五5)他又鼓勵我們說：「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二十八20)《民族發展》通諭上說，人無

法單獨經營自己的進步，因為人不能為自己創造人生。為發展服務的最大力量是基督信仰的人生。這種人生使愛德活躍，受真理指引，把愛德和真理視為天主永恆的禮物來接受。人讓天主支配，也會接受別人的安排，以共同過一個負責和喜樂的生活。相反，意識型態式地自閉於天主，或宗教冷漠的無神主義，既把天主放在一旁，也就容易忘記人的價值，這是今天阻止發展的最大障礙。天主的愛召喚我們走出有限，給我們勇氣追尋大家的利益。

第七十九號寫道，發展需要有舉起雙手向天祈禱的基督徒，他們深深意識到充滿愛德的真理（*Caritas in veritate*）的內涵。這個造成真正發展的愛，不是我們生產的，而是饋贈給我們的。因此，連在艱困的時刻，除了有意識地回應外，更要投奔到這個愛中去。發展包括注重靈修，認真看待依靠天主的經驗，在基督內的靈性手足之情，信賴天主的眷顧和仁慈等。也包括愛和寬恕，捨棄自己，接納別人，擁抱正義與和平。這一切都是「屬於人」，

因為人是自己存有的主體；同時也是「天主的」，因為天主是一切有價值和得救贖者的元始和終結：「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現在，或是將來，一切都是你們的；你們卻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格前二：22-23）。基督徒的深切願望，是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能心誠意摯地誦念耶穌教導的「天主經」。在新通諭的結語，教宗這樣寫道，「我們正結束保祿年，我願用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中的話祝願你們：『愛情不可是虛偽的。你們當厭惡惡事，附和善事。論兄弟之愛，要彼此相親相愛；論尊敬，要彼此爭先。』（羅十二：9-10）保祿六世宣佈童貞瑪利亞為教會之母，基督信徒又一向稱聖母為義德之鏡、和平之后（聖母德敘禱文），願她保佑我們，並藉她的轉求為我們獲得我們所需的力、量、希望及喜樂，為繼續慷慨投身促成『整個人及所有人的發展』。」

後記：筆者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見到台、港、澳主教聯合出版的中譯本時，本文根據義

大利文所寫業已完稿。譯筆不同處可互相參照。請讀者不吝賜教。

註釋：

註一：弗四 15 的拉丁文是 *Veritatem facientes in caritate*。但希臘原文，真理一詞是動詞，譯成中文該是：15 節「藉著在愛德中將一切真誠化，以長成基督的身裁，基督是這身體的頭。」16 節「整個身體都依靠他，藉著各關節筋絡互相配合，彼此連結。這樣，當各肢體發揮功用時，身體就會在愛中漸漸長大，建立起來。」

（現代中文譯本）

註二：通諭綱要見《天主教週報》47 期，2009 年 7 月 19 日，12-13 頁。通諭評介見 Christian Beck, "Die Sozialenzyklika Caritas in veritate" 《Stimmen der Zeit》, September 2009, S.631-637. Brendan MacPartlin, "Commentary on Caritas in Veritate", 7th July 2009.

註三：《懺悔錄》卷七 18。拉丁原文更傳神：O aeterna veritas et vera caritas et cara aeternitas!

註四：見《地上的鹽》，拉辛格樞機口述、房志榮譯。光啓文化事業出版，1998 年初版，2005 年初版二刷，頁 97。

註五：教宗本篤十六世至今公布了三道通諭：Deus caritas est 2005, 有 42 個號碼，36 個尾注；Spe salvi 2007, 有 50 個號碼，40 個尾注；Caritas in veritate 2009, 有 79 個號碼，159 個尾注。好像

教宗越寫越長，其實有他的理由：「在真理中的愛」既講真，又講愛，並且是在目前全球化的情況中講論二者，沒有足夠的篇幅和注釋，是無法交代的。下文將把「導論」和「結論」的內容，逐一指出其主要內涵。六部分的内容則把每部分的主旨擇要介紹。

註六：括弧中的號碼指「真理中的愛德」通諭的段落編號，號碼前的文字是該段文本的摘要，以後各章節也作如此安排。